憲章外史續編

嘉靖注畧卷之五

太學生許重熙編次

丁巳三十六年春正月六日夜雪子刻立春猶臘雪也時方急營三殿以節假暫輟始雪禮部表賀 上喜批云工起乃和霽匠歡而瑞零上玄恩眷朕心感悅

又胡宗憲進三白鹿母者得之海中周山公者得之齊雲禮部表賀郎徐學謨撰表有以耦乘奇天作一時之合自川徂嶽神彰兩地之能 上亟賞之用稱筆點綴盎 上留意文字如此

二月虜萬騎入大同殺守備唐天祿

三月鄭曉

宜任煩劇。

夏四月虜把都兒萬衆入桃林口掠永平守將蔣承

勳戰沒。○倭寇流劫如皐泰興海門通州。○丙申夜

三殿及奉天午門俱災。○移朝儀於端門。

五月官兵潰於揚州。倭遂流劫淮泗軍官沃田丘[illegible]

寵皆敗沒倭入天長又入盱眙。其衆半餘

東逸。

六月參將劉顯敗倭於安東。令三百人陣於[illegible]

四十人塞隘巷。六十人分四部伏岡下。三巨艦積薪

上流倭自巷出者悉斬之其濵[illegible][illegible]眾盡登顯卑[illegible]
横貫其陣兩刃騰躍矯捷[illegible]倭悉眾圍之三百人
陣而前斬前隊二人賊衆披靡伏四起夾擊大破之
賊潰奔舟舟舟已焚遂殲之
九月趙文華罷免文華憑藉嵩資要結上寵進方士
王金所製仙酒謂可延年且言嵩所常服 上以問
嵩嵩不敢承 上惡其無實寖疎之一夕遣中使至
其第賜之衣文華醉拜不成禮 上不懌會言官謝
江等各言其在江南黷貨狀 上屢問嵩嵩憚 上
嚴明不敢掩[illegible]文華疏請告假 上即令回籍其子

惸思請假送親以晦日具奏上大怒黜文惸[illegible]
惸思戍邊文華尋患蠱腹裂死○論殺爲民沈鍊[illegible]
宜府市鍊綿籍口外悻悻失志開書院招遊士群[illegible]
朝政得失時時南望戟手駡賊嵩父子又傳檄京[illegible]
欲起義兵以清君側之惡總督楊順方婿事嵩聞鍊
所爲必欲殺之密語巡按路楷因所捕獲妖人閻浩
出入虜地爲奸楷即詭稱浩等師事鍊煽妖[illegible]虜皆
鍊教之并攛鍊子襄具獄奏上請誅鍊浩得[illegible]即誅
斬決巡撫以下以捕獲功各賞賚[illegible]
畏其口咸貌徼之時有所饋而順方殺平民奏首功

以金遺鏃結好鍊報詩曰殺生報主意何如解道功
成萬骨枯試聽沙場風雨夜冤魂相與覓頭顱順得
詩大懼[illegible][illegible]殺之矣妻亡匿脫禍後以貲官至知府
十一月汪直就擒直與宗憲俱徽人曾相識比直爲
海寇號汪五峯招誘群倭爲江南大患直居島中擬
王者毛激葉宗滿謝和諸不逞皆屬宗憲旣秉鉞[illegible]
迎直母子置軍中厚撫之而奏遣蔣洲持其子書遍
意許以不死直大喜傳文洲徧諭各島如山石豐後
島主源義鎭亦大喜乃遣夷僧善妙等四十人隨直
來貢直潛行詣督府與宗憲面定約宗憲厚遇之[illegible]

直遂遣毛激助官兵擊倭所虜獲者宗憲得以其
間定徐海陳東巡按王本固奏直等意未可測朝議
洶洶直久不得報復遣激見宗憲且要中國一官爲
質宗憲反覆諭以無他命指揮夏正同激往召直入
見直遂與葉宗滿王清溪入宗憲令直自繫按察獄
獄爲之奏請曲貸其死以繫番夷心巡按王本固以
爲不可且言宗憲入直金錢數十萬爲求免死宗憲
大懼追疏盡易其辭言直自送死宜藉玄[illegible]廟[illegible]
處分之於是嚴旨責宗憲勒捕餘黨而毛激謝和在
舟謂督府詒我出怨懟語將夏正寸斬之撫之不復

來矣散掠閩越淮揚間然既失直群賊亦不振

戊午三十七年春正月光祿火○虜入大同塞

三月科臣徐浦劾戶尚書方鈍昏庸依附陞南兵部

○起楊博於兵部黜許論為民○虜婦桃松賽者辛

愛第三妾也與其下收令哥通懼誅亡入塞總督楊

順納之辛愛遣騎來索不得縱騎大掠圍右衛城順

恐乃言虜願以趙全丘富易奏許之遣桃松賽收令

哥夜遁因告辛愛辛愛執二人磔於塞上丘富竟不

至攻右衛益急科臣吳時來劾順貪胡婦之來奔竄

已功張皇敵勢以自解輕墮虜計賂御史路楷辨且

平日廬廨衙金瓶以肥家許論此周隱蔽宜各正罪命逮順楷詔獄○徐海就平之歲趙文華疏請宗憲兼浙撫而阮鶚移撫福及倭犯福州鶚不能創取布政司庫銀段疋賂之遺以新舟載去給事中劉佑劾之逮歸京師尋黜爲民以王詢代○御史萬民英劾侍郎吳嘉會前撫薊鎮侵牟築塞帑金遠下詔獄尋削籍○給事中吳時來劾嚴嵩輔政二十年引用匪人邊事日壞其子世蕃干與國政引萬家爲文選方祥爲職方賂賄公行主事張翀劾嵩位極人臣貴甲天下其險足以傾人其詐足以惑世其辯足以

亂政其才足以濟惡主事董傳策亦劾嵩姦貪誤國。詔三人俱廷杖之。謫戍嶺南。

夏四月倭犯溫台參將戚繼光赴救與倭戰於寧海城下。壯士朱珏斬其渠魁之於瓜陵江盡殺之○倭破福清執知縣葉宗文又破惠安知縣林咸死之○命楊博出督宣大右衛被圍四閱月守將王德戰死尚表厲氣循城死守虜遂引去○裕王妃李氏薨。

五月久旱　上齋祀高玄殿雨需足○東陽地湧血○參將尹鳳敗倭於七都○浙倭退至大田會雨甚由間道走仙居出白水洋戚繼光引兵伏上峯山待

賊過半起而覆之賊衝圍登山據險壯士斬關上賊
殊死鬬官兵圍之數重四面舉火盡焚死而舟中之
倭據長沙沙外監蕨孤懸繼光令騎將李成守臨觀
而自浮海登沙薄之以正兵先進奇兵出賊後焚其
舟舟盡焚賊半伏誅半陷海死
六月禁兩京衙門及巡城御史不得受民訟
秋七月河南地震○職方郎中唐順之查理薊鎮將
王忬在薊薊州大帥中貴及官人家被傷者號泣上
前上心動諭嚴嵩曰忬不忠理不可宥及順之行
邊嵩餞之指所飲薏苡酒曰酒爲王忬所餽酒佳猶

舊官漸不如昔矣順之譾信比回奏泰忬獨多先以
稿呈世蕃世蕃詫曰如所言王忬遠矣稍爲削草止
存一卒不練十六字
閏七月虜寇延綏○西苑上嘉禾五本○以曾子裔
孫爲世五經博士
九月册生員陳景行女爲裕王妃是爲仁聖皇太后
冬十月虜十萬騎薄界嶺口守帥馬芳禦之虜不得
進乃分騎潛犯黒谷把總爲時雍死之明日二百騎
奔還界嶺芳力戰擒三人斬首三十八級
十一月虜入遼陽詔李總兵楊照傳○御史王本固

李瑚各參劾胡宗憲岑港養寇溫台失事之罪追論宗憲私誘汪直啓釁　上批曰逆直罪浮於賊宗憲用計誘獲人皆知之小人嫉功不明功罪宗憲上疏自理曰汪直爲東南大患節經部題先有購求之文後有許降之議臣不惜身家百計以困之玆幸擒獲言者誣臣爲啓釁是嫁無窮之禍於任事者之身耳昔歲徐海陳東葉麻結巢柘林攻城破邑者四年是誰啓釁耶況直久椎海上往年住泊海表俞大猷以福船五十艘攻圍數月竟爾逸去中外驚詫以爲縱虎幸而獲之復以爲么麽誠么麽也不爲功是矣何

至爲罪。上報曰卿計擒妖賊人皆所曉且欲謀屬
布以平餘氛○柯梅倭駕舟出海俞大猷擊之群倭
趨洋南去。
己未三十八年春二月給事中劉一爌查覈邊備因奏
曰邊之備弛在邊撫而兵爲己任招選家丁坐糜廩
餉總兵則以兵機掣肘務事貨賂不習戰守之策故
邊事日壞今三鎮之兵不在召補而在選練三鎮錢
糧不在增加而在節省因陳便宜八事○楊照敗虜
於遼東○把都兒辛愛寇薄薊州塞總兵歐陽安
禦之敗績詔逮安下獄奪王忬俸○虜[illegible]

稜大小石山深木茂爲紫荊關外蔽奸民盜伐莫禁大同鎮以修營房爲民擅移採取巡撫葛縉疏請禁止。

三月賜丁士美等進士。○山西軍亂殺參將高鵬遊擊畢文○譚綸敗倭於浙之象山○倭刼崇明三沙掠楊州海門○有倭二千餘突犯饒州

夏四月倭攻福寧州破福安縣往來漳泉○江北倭侵通州總兵鄧城敗績指揮張谷死之○盧鏜敗倭於三片沙黎鵬舉敗倭於福之七星山○發倭僧潜援於四川安置○江北副使劉景韶遊擊丘陞與倭

戰於丁堰如皐海安三勝之倭悉攻揚州陞又敗之
景韶蹙倭於潘莊勦絕○參將曹克新大敗倭衆於
姚家蕩斬首四百七十八級餘衆退保廟灣再戰於
印莊新洲斬首二百餘○唐順之爲右通政仍同宗
憲經畫倭事○虜自遵化潘家口入大掠遷安玉田
薊州開駐內地五日由大安口遯詔切責王忬巡撫
方略紛忬調度失策貽害地方當虜屯會州擁衆南
下漫不設備前犯灤東虜意在西及虜已西而我兵
反東致虜乘間入調遣無常軍令不一將士與虜對
壘束手坐視宜亟黜爲民别選才望　上曰忬官久

志怠。調度失宜。致虜深入。逮赴京鞫問。初忬與世蕃厚善。自御史超拜都御史。出 上手批。非由會推也。巳南北經營。 上眷注特重。比忬子世貞以口語失歡於世蕃。而薊鎮又連年多事。嵩不爲調護。敗失屢聞。忬不自安。慫慂力斡。論巳冀得一遣去。不意 聖怒由此不釋。刑尚書鄭曉當忬守備不設律成邊。 上批曰。諸將皆斬。係軍令指揮之誤。出令者顧得附輕典。非法。於是改失誤軍機律斬。

五月。唐順之自將攻倭於廟灣。屢挑戰。倭終不出。順之怒。督兵入險。我兵亦傷甚衆。順之知未易猝破巢

言經畧三沙南去○倭衆圍福州城一月始解○汪直餘黨毛潵移衆南澳建屋而居○劉景韶圍廟灣日久賊終不出乃令水兵截葦焚其舟賊爭救舟力鬪殺傷甚衆乘夜雨潛遁入舟我兵進據其巢餘倭無幾乘風開洋而去江北悉平○參將尹鳳追破倭舟師於梅花洋○改楊博總督薊遼博聞命即赴鎮虜悉引去博約諸帥同舉烽燧揚旄纛自居庸至山海瀰漫千里聲震山谷如是者三虜大震疊終歲不近塞○廕陶仲文子世恩為大常丞

秋七月三沙倭突至江北犯揚州劉景韶邱陞大敗

之於鄧莊倭走錫圍壁輕兵徑進馬頭敗之○土蠻番冦西寧

八月景部兵圍倭於劉莊胡宗憲遣劉顯以千人赴援趙撫李遂檄江北兵盡屬顯以一軍心顯率所部先登自辰至酉賊巢始破賊奔白駒場又追敗之賊衆盡殄

九月唐順之趙撫江北代李遂未幾卒順之故以三不朽自任博學強記自六經諸子以至算射兵法陰陽小技無不研究初罷歸閉門獨居力爲矯抗之行天下士靡然慕之晚年由趙文華得交嚴氏父子起

家南京兵部主事不二年開府淮揚三沙之敗僅以身免其卒也嵩以軍功爲請卹典吳山持不可久乃得之順之所最善友王畿爲王守仁弟子挾順之爲重所至說公徇私以道學盛名莫之敢措然畿故有辨才爲理學家所尊仰稱龍溪先生云

冬十月召尚書楊博還部起故尚書許論代督薊遼

○廣東賊張璉林朝曦聚千人流刼潮陽諸郡

十一月蘇州市猾爲亂夜燒刼巡撫翁大立廨舍大立踰墻遯免亂猾衝葑門出走入太湖○虜犯蔚州閻大照堡壯士龐錞募衆拒守擊殺數虜乃引去

庚申三十九年春正月馬芳敗虜於洗馬林。

二月遣官祈穀於玄極殿。○故中允大計被斥郭希顏怨大學士嵩密使人至京。於鬦市中揭匿名帖。言嵩欲謀害裕王。以搖動群情。已遂上疏請建帝立儲。云君臣相信則儲安。王與嵩皆疑不自安。何暇善後。必諭元輔。使知王無他。諭王使知嵩終無他。則儲可得安也。兄弟相保則儲安。宮府不宜久虛。山川若已預待。聖明早斷。及時勑王就國。則儲可得安也。父子相體則儲安。堯舜不能揖讓。伊周不得假手。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而議建立。宮中問省之箋不

時而進麾下富貴之想奚自而生此安儲之上計也
疏奏上不悅曰立子為儲帝誰可為建者不義之
民欲速行新政以君相久位不攻君即攻輔相槩可
見矣於時科臣藍璧奏希顏怨望傾險坐妖言惑衆
律斬　上令所在巡按即時處斬梟示四方詔下希
顏方從容家宴御史詣其家倏[illegible]前就坐聊左右曳
之出舁赴市妻子俱不及訣○南京營卒亂殺侍郎
黃懋官初各營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減四每石
折銀五錢及馬坤為戶部減折四錢諸軍始怨懋官
性刻削更嚴核其死亡冒冊榜笞其長軍益不堪北

歲大祲米石至八錢月逾半猶未給衛卒周山等倡衆闌懋官第懋官踰墻出諸卒競前撲殺之懸其屍於市復脅兵尚書張鏊求賞誠意伯劉世延諭曰爾輩但求賞易耳翼日文武大吏集守備廳侍郎李遂揚言曰黃侍郎自越墻死據此聞奏不得稱叛麾亂卒退衆前求賞遂曰今日求復月糧可得求賞不可得乃人給銀一兩始散遂密召坐營官華恩張鵬蹤跡周山等二十五人掩捕下獄事聞奪馬坤官世延坐他事閑住斬亂卒三人餘調邊

三月御史林潤劾祭酒沈坤居鄉暴橫舉放私債[illegible]

刑逼取以私忿囑官監禁　上惡之命褫坤職逮繫來京訊問尋瘐死坤辛丑狀元也○虜窺喜峯口劉漢乘虛襲其巢於灰河大獲

夏四月增築大同邊堡○虜都刺兒寇寧夏逼靈州總兵趙應却之○御史耿定向劾吏尚書吳鵬受賄不報

五月進胡宗憲兵尚書仍督沿海贈死事指揮夏正生員林田等官

六月命都御史鄢懋卿總理天下鹽運

秋七月遊擊胡鎮破虜把都兒前鋒於連陰站周驛

河防口虜悉衆來攻鎮率敢死士戰於河外虜不得
入乃分衆犯沙嶺燕子窩神堂谷遊擊白允中復敗
之虜仍犯河防為鎮所敗○舊豐州地崇山環合水
草甘美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居之築城建墩號曰
板升開良田數千頃接於東勝俺答內犯留都於此
且一二年每夏輒徙帳避暑大青山外而富等居板升
如故大同總兵劉漢謀除禍本乃部分參將王孟夏
將鋭卒三千人前行漢與副總兵趙岢後繼孟夏等
疾馳入之斬首八十三級縱火焚其宮室時富[illegible]
北徙全走匿墩上麻祿總兵掘墩半壁而虜大至我

兵引退自馨脫走擒其弟自僑及母胡氏殺全弟賢赤我兵且戰且却遲於大營晝日入邊都御史葛縉以聞陞賞將吏卹陣亡指揮張戢

冬十月諭景王之國○趙王厚煜無故自縊宮婢見王咄咄自語恨其妃與成皐王陰事成皐王懼乃以知府傅汝礪通判田時雨忤王事聞兹時雨捷洛川王奴汝礪因湯陰王奴王俱爲之解而二人不理也時雨坐斬汝礪謫戍

十一月王忤楊允繩棄市相傳 上夜御便殿覩雲氣有念民言太息宮婢以守邊士尤苦對 上擬套

郎傳旨處決蓋宮禁或有爲言之而　上固神明莫
測也○茅瓚爲吏侍郎偶倩工修足甲爲刀所傷乞
假疾數日　上曰銓曹非養疾地令回籍以袁煒代
之○陶仲文卒以伯禮葬仲文以方術幸雖日侍左
右而不干預朝事且默有所獻納　上始終禮遇之
比請老還籍悉以所賜金幣獻進　上命工部爲葺
潢橋之費○匠役徐杲累遷工尚書杲有心計以規
合當　上意三殿災莫省其舊杲以意料量不失尺
寸　上每稱其能謂群臣不如杲既處貴位益自抑
遜修謹不改故服人亦重之

十二月泰寧叛夷果力簡導虜入冠順言挾虜求賞

巡撫侯汝諒遣通事誘之入伏甲饗之遂擒果力簡

及其黨四十人詔賞總督許論以下文武將

辛酉四十年春正月陝西士人得白鹿於商南山進獻

○虜騎掠河西守將王世臣戰没

二月辛卯朔日當食陰雲不見　上悅以為天眷尚

書吳山以護禮畢報忤旨山引罪　上曰如常救護

寧盡已誠是矣不敬天意責直沽名不可也部科各

罰俸半年時嚴嵩自西直使人詣部急索賀表嵩

吾誰欺欺天乎嵩奏之故激　上怒於是吏科罷

龍劾山而難於公義并劾吏尚書吳鵬 上兼聽者

鵬姑令致仕而山冠帶閑住初山得 上寵世蕃欲

求爲婚設酒享山而李本爲介山謝曰山無從有女

遂罷酒一日 上諭嵩內閣可四臣否意將用山山

子告其父須赴嚴公一揖山斥之嵩遂密沮比景王

之國諭下部山遽上之國儀註 上不懌不得已允

行而山寵浸失至是奪職去山所募一民舟行歸至

徐州乃易官舫雖經辦王第以青衣角帶見客也○

流賊馮天爵劫建昌南豐殺守備王址自太和間道

趨浙廣爲南贛將邀斬之賊遂平○丁未景王發京

師五月望至闕
三月鳳陽獻白兎
夏四月分遣御史王大任姜儆海內訪求仙術異人及符篆秘方
五月蘇松嘉湖大水平地深丈餘禾苗盡無○李本母喪去位
閏五月查盤科道羅嘉賓龎尚鵬言浙直軍興以來督撫侵盜無慮數千萬張灼[illegible]數者趙文華十萬四千周珫二萬七千胡宗憲三萬三千阮鶚五萬[illegible]千史褒善萬一千趙忻四千七百乞逼行追究宗憲上

疏自訟曰臣爲國除兇用間用餌不有小費不可以就大謀而忌者遂緣此生奸指爲侵尅臣誠不能以危疑之迹自理於譏謗之口上優詔慰留之時僕難少息而羅龍疏至嚴嵩謂人曰昔王守仁倖擒濠議者以有大功請讓不及嵩言雖爲宗憲護短而事體應亦如是○初嚴嵩在直歲終一歸邸第揭謝有蒙恩賜假子孫羅膝觴晏皆荷高厚所庇語上諭曰卿奏似有勸我之意我豈異人情往歲宮變上天恩救我已世外人矣故別居西內令其母子自歡聚耳嵩惶懼世蕃爲覆奏曰古者多男多壽之語豈惟臣

以此觀君君亦以此望臣故臣揚及之陳感激之私耳實不敢有他心奏入 上意始解及嵩妻歐陽氏卒 詔留世蕃侍養嵩而令世蕃子鵠護喪歸嵩在第久 上諭徐階君臣之義不如夫婦之情遣階休沐階對臣即歸第亦無所樂竟不肯出 上悅自是屬階而疎嵩

秋七月己丑朔日食袁煒奏食止一分與不食同是救護煒懲吳山之禍故云

八月嘉禾生御田異穎同本者四十九

九月虜六萬騎犯居庸總兵姜應熊禦之戰於南[illegible]

中鎗墜馬。叅將胡鎮力戰扳之以歸。○故尙書湛若
水曾孫奏乞賜官。上曰若水僞學盜名。昔爲禮部
叅劾。此奏誇譽。其以狀對。尙書歐陽必進謝罪。上
責其徇情。奪少保。

冬十月。御史黃紀劾黃花鎮守備太監靴揚。貪殘不
法。命革之。初守備太監各處俱革。惟此以陵寢[illegible]
器也。

十一月。淮王獻白鴈。○袁煒爲大學士入閣。郭朴[illegible]
書吏部。○劉顯戚繼光連破賊於林墩。閩之犄寇[illegible]
平。繼光引兵還浙。遇倭自福淸東營登岸。麾兵擊之。

斬首一百八十。既行而倭至。日衆圍興化府城。匝月守李袤勞賊。夜以布梯傳城入之。參政翁時器遁。同知奚世亮被殺。劉顯在會城。聞興化危。提兵往援。至則賊已在城。又所將不滿七百。月疲於屢戰。畏敵銳不敢薄。乃逼城而陣。

壬戌四十二年春正月。營萬壽宮。故　文皇舊宮也。自壬寅宮變後。　上即移居於此。仲冬辛亥夜災。　上暫御玉熙宮。嵩欲諷　上還大內。具言不宜興復。　上不悅。徐階密與雷禮議。令禮上疏趣辦。而自以其子太常卿璠督工。　上以爲忠。嵩惶恐。疏請以子世蕃

同璠供事。上不許。

三月賜徐時行等進士是科首甲三人時行及王錫爵余有丁俱內閣○罷選庶吉士庶吉士素號清選至是競以賄求有持券入貸於司禮黃錦錦密以聞上惡之時閣臣已取定進士五十人赴東閣考選方立丹陛前聽題忽傳旨報罷。

夏四月　上御新宮加徐階少師。　上夜坐庭中御幄後忽獲一桃。　上喜曰天賜也修醮五日復有一桃降其夜白兎生二子未幾白鹿亦生二子群臣表賀。

五月屬夷王杲導虜入寇守將黑春劉晉敗之於棲桃山大捷已復攻鳳凰城轉掠湯站黑春擊之虜佯敗去春乘勝而前陷虜伏中力戰二日死○御史劉應龍劾奏大學士嵩子侍郎世蕃憑席父勢專利無厭大壞選法群醜競趨如刑部主事項治元以萬三千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三千金得知州大而卿丞方岳何所涯際家人嚴年士夫呼為鶴山先生其尊大若是則主人何如耶世蕃名雖居憂狎客曲宴[illegible]以繼夕已為鬼神所厭抉其目矣世蕃子鵠視祖[illegible]為奇貨擾擾道路郡邑為空則威權之所歸也請斬[illegible]

世蕃頭以爲人臣凶橫之戒。疏入。令嵩致仕去。逮世蕃拷訊。初世蕃自恃材寵。益侮搢紳。搢紳多怨而疾跡暴著。覩爲固然。徐階外與之締姻。而內行其蠱。上信階言。漸疏忌嵩。會方士藍道行以扶鸞見。自言能使鬼神。上默以輔臣賢否問箕。箕判言嵩父子弄權狀。上乃大疑嵩。階遂授意應龍也。應龍尋陞通政參議。嵩上疏爲世蕃求解。上不聽。世蕃及子鴻鵠雜龍文皆論戍。窮治世蕃黨。侍郎劉伯躍何遷少卿白啓常都御史張雨論德唐汝楫祭酒王材俱革職。世蕃熟習典章。諳事機警。是時四方多故。凡遇

疑難事務綜舊典片言立決奪諸司以事請裁斷必
曰與小兒議之既竊國柄遂妄侈無忌其敗也天下
人咸快焉
六月劉顯俞大猷徵集狼兵及永順土兵進攻張璉
擒之其黨林朝曦遁入海
秋七月三殿告成乃易奉天殿爲皇極殿華蓋謹身
二殿曰中極建極文武樓曰文昭武成闕左順右順
門曰會極歸極東西角門曰弘政宣治
八月 上以永樂大典卷帙浩繁命官重錄一部以
副

冬十月薊松遼撫陳瑨聽留任一年
十一月南科臣陸鳳儀劾奏胡宗憲十大罪大略言
宗憲與汪直同鄉所任蔣洲陳可願皆賊中奸細賊
冢無幾而宗憲擁兵養寇與爲誓約督府積銀如山
聚奸如蝟茅坤田汝成輩皆游舌擺縱又且宣淫無
度納部民之女于紀亂常乞加顯斥疏奏命逮宗憲
罷浙直福廣總督及宗憲逮至具獄 上曰宗憲非
嵩黨自御史至今官皆朕擢用數載無言伊過鄉愿
龍朋邪縱害大臣罷斥不少矣嘗汪直原議獲者賞
等封官今却加罪後來誰與我任事其釋令閑住一

月成頌　上勅刑部云宗憲爲嵩黨嵩黨敗度階必欲殺之矧道群言朱書獄復進董策禦賊王本固

高儀曰宗憲之立功專倚權奸于爲內援徵徐階最恨之前後劾疏皆階授指也第汪直之擁衆跳梁數年莫敢誰何不以擒者爲功而以爲罪勞臣所由短氣耳

按王忬失機而致辟宗憲功成而受戮後世以任爲嵩罪而不以宗憲爲階罪其下流難居而黨可觀過歟

癸亥四十二年春正月　上問大學士徐階曰同官可

增誰擇其任階曰知臣莫若君　上曰君知臣[illegible]
與我　太祖耳若嵩朕所自擇而不才至此此官[illegible]
相名而有相職相必君擇古之理庭推非道但後
世官生之主不知人耳階曰堯用四凶後乃放殛
太祖用胡惟庸後乃罪誅　皇上始用嵩才用其[illegible]
子而斥無損於明　上曰四凶惟庸非堯　太祖不[illegible]
知然　太祖亦何事不知後世官生內長能無僨任
邪嵩非非聽予乃故縱之殃民耳
徐學謨曰　上自登極以來所用臣惟張孚敬[illegible]
一敬宗知遇而兩人之短　聖明洞見惟嵩[illegible]

幾三十年日在左右而終無一事忤旨業懲其子猶念嵩忠勤不置最後言嵩罪非聽子乃出故縱則燭照矣

按王世貞記嵩晚年每承聖諭必藉世蕃屬草方應答無忤而機務亦須世蕃取辦故嵩不敢自名其子而呼曰東樓又鄒守益記嵩罷官家居閱所藏有銀二百萬驚歎曰此不沒入則天火耳卽欲舁出付官以代輸袁州三年之賦子孫泣阻而止

夏四月倭自長樂登岸流劫福清總兵官劉顯俞大猷合擊於遨浪𨦫之祀總許朝光輕舟畧之於海倭盡焚其舟還屯平海戚繼光以浙兵至大戰於平海斬首焚溺一空福州以南悉平

秋八月嘉禾生御田○御苑龜生卵○湖廣撫臣徐南金獻白鵲○[illegible]第三子生是爲 神宗皇帝○總兵楊照出塞掩虜中矢死

九月河南巡撫胡堯臣劾奏伊王典楧兇頑成癖放縱怙終至炮烙人屍如陳大壯立致滅門如聶氏畧

良人妻女如周氏等四百餘戶强占人房屋如方城等至三千餘間詐騙民財如張學等至三萬餘兩私製皮甲造軍器鑄火炮出城演武私閹宦侍招集士命擅立稅廠迹涉無將。詔三法司議入。上曰與楧久蓄異志恣行僭擬不臣罪狀昭然顯著既經參論㲼實姑革爵降爲庶人禁錮高墻削除世封命駙馬謝詔告於太廟時梁散人侍　上左右　上時問王梁輙及王宮中秘事　上領之未發而洛陽士夫素怨王故勘官條覆不無文致而王之怙惡　上已先入矣。

冬十月乙未有暴風自北起。上諭輔臣以兵火嘗
防乙丑兵楊肇基奏請轉示兵鄙移檄各邊而宣大
總督江東檄報虜數萬遠遼東衍諜報將窺牆子嶺
薊遼總督楊選為屬夷所紿東備潘家口而虜從
牆子嶺攢眾大入丁卯犯平谷進掠通州警報至京
嚴戒。上於宮中遙見東南火影諭輔臣嚴督薊
撫令鎮遼撫顧集京營兵馬城內外嚴加防禦
入京戒嚴楊選尾虜至通州夜宣府馬芳兵至巳
巳總督內臣東廠至甫年表麋鎮劉翼兵至
丹論劉漢護守截獲為芳畢衛京師參務徐錦留護論

州袁正往護潞河灣勅江東節制諸軍將總兵胡鎮

孫臏遊擊趙溱趕通州迎敵有旨鎮至通州追賊得

無乏食其遺官賚餉濟之俄總督楊選以虜東退聞

自謝追殺功爲將士祈賞 上疑之以問大學士嚴

嵩曰賊大營尚在平谷選等已往通州矣 上曰選

止是送去敢言追殺其誰欺乎今外兵四集只遊戲

一場不過庚戌之故事博東有何奇策付諸將行以

伸華威 皇祖歲一巡邊今內逆欺外賊侮可戰博

乃條上戰守十事厚立賞格榜示○江東往屯順義

令姜應熊麻錦設伏古北口庚午胡鎮遇虜於灤東

虜方圍傳津舍之乘鎮陣未定縣來搏之陣分爲二
鎮斬馘數級身被六創臏膝皆炙會楊稽石玉兵至
虜乃開壁縱鎮出虜大掠灤東○刑科李瑜劾諸將
擁兵觀望　上大怒命逮楊選徐紳諸將懼零斬報
績虜攻三屯四日丁丑虜引去以精騎殿後諸將望塵
尾追虜至鵓哥澗參將郭琥扼之乃取道龍王峪出
將精兵健馬畢集而効死鮮識者恨之○論斬楊選
於市妻子流徙令戍錄勳玉項夾加賞胡鎮及優卹
陣亡者兵部議恩勞而事及奉兵部臣　上以爲故
事不可爽惟春臣等奉龍御舜備譏有罪已幸登敢

希恩。上曰博意或欲挈階力言無他且廷臣少熟知邊事無如博者初 上欲以丁汝夔代博階極力護之故得免。

十二月尚書雷禮請建京師重城 上詢於階階言重城保障之效南城可觀不築則已築則必圖可守

上謂禮實爲之已不果築

甲子 四十三年春正月用順天尹劉畿言城潞河灣○狼山副總兵劉顯行部至通州同知王汝言不爲題奏其抗違制書詔降汝言一級

二月 景王欲有荆州之沙市知府徐學謨以非

旨不肯予王怒奏請逮學謨至京閣臣附謂地土在彼中即付撫按訊足矣學謨尋調用○閩有倭數千巢漳浦之蔡不嶺戚繼光將兵追之身持盾緣崖披棘而上廹賊壘奴戰破之斬首數百悉平之

閏二月始定兩京主考廻避本貫

三月京城妖人呂聚衆謀亂官卒獲之伏誅○廣[illegible]巡撫吳桂芳命將擊倭於郊塘焚斬四百人○故科臣繫獄沈束妻張氏疏言束在獄十六年有老親年八十有九而束固無子願代束繫獄暫令束侍父終年不聽

夏四月庚子木火土金四星聚於柳
五月壬寅朔日食○金星再晝見
六月俞大猷湯克寬處倭於廣東之海豐擒斬一千
餘人○刑科臣張岳疏陳講學之弊言今講學家以
富貴功名爲鼓舞人心之術而爭附者以爲不通其
說則無以濟其富貴功名之私即與會之時言語色
笑惟覘異同於上官位尊者稍言衆皆唯唯群工廢
其職業群萃雜處以惑衆聽善乎宋儒之言曰願士
夫有此工夫不願有此門戸也時大學士階柄政反
嚴氏之爲開講學以收譽故岳微言之恐觸時忌引

而不敢發也。岳不久亦外補。

徐學謨曰。蘇轍有言。昔之君子。以荊為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向往何常之有。惟視當事之指揮以為進止耳。媚嚴媚徐。所嚮若不同。而逐所嚮則一也。

冬十月。戶科李邦義奏曰。理財之道。生衆食寡。為疾用舒而已。今錦衣恩蔭。踵接肩摩。帶銜之官。日增月益。不可不慮。戶部計支月米二十四萬五千石。而營操諸卒止於九萬餘。皆錦衣吏士匠役諸色有一人而月領數石者。士馬實數。司農不知也。錢穀出數。司

焉莫稽也其弊將安止哉一聞警報調遣先發邊餉焉得不靡太倉金錢舊供客兵之用而主兵取足於屯租耳邇來屯塲拋荒一遇缺乏即行奏討太倉如何不匱也近者徐淮水旱逃亡過半而猶斬改折或有脫巾之呼不可不慮也 上納之

十一月旱風霾○御史林潤劾奏總鹽都御史鄢懋卿貪黷殃民命削籍○嚴世蕃當戍雷州中途潛歸羅龍文亦潛往歙縣潤下徽州府推官栗祁密捕之不得或言匿世蕃家將世蕃世蕃在家大治室宇袁州推官郭諫臣亦欲借事自媒政府乃白監司言世蕃召

聚卒役狀潤乃奏世蕃龍文潛通外夷謀爲不軌嚴旨收捕二人至京即訊益龍文係徽人俠游四方嚴誘致汪直爲胡宗憲所暱因薦之世蕃客嚴氏未久而其禍以階惡宗憲之故令御史王汝正劾奏宗憲龍文方就逮知府何東序即封錮其家以候籍沒及宗憲死上憐其功免究而龍文得戍去父子亡命矣至是潤疏下有司捕嚴氏他客之羅姓者實之而龍文竟莫之跡

乙丑四十四年春正月丁未景王載圳子迎葬西山○賑畿內饑民

三月千步廊火　上諭階此文積近地他日纂修何稽階曰正德十六年以來內外題奏及四方畨文誥八十三萬二千餘本俱貯六科廊內其千步所積先朝遺疏也置之○賜范應期等進士○少傅袁煒病乆告歸卒於途○吏尚書嚴訥請擢卑官之卓然者以作興人材且云國初有以典史而擢都御史如馮堅以直隸而歷布政使如王興宗者稍倣此意今來朝官各舉所屬

學謨所記一御史按行郡見典史路持餠餡責[illegible]之曰卿袖此充饑不欲擾民耳御史異而薦之[illegible]

遂擢爲知縣尋以貪敗爲朱衡所斥人情巧詐盡舉難付若此處亦由世輕此輩偶一爲之耳如萬曆間天柱朱梓輩不可爲盡無卓異果爾三途並用惟賢是舉監司勿行其私不惟此輩得自展而進士之敗類者亦稍知自愧

徐階請補閣臣　上曰嵩專政二十年朕以爲公不識其畏惡子肆誣可怒階曰閣臣地親任重每用四員原不欲權有所專自夏言暴狠人莫敢犯權以嵩受制逆子事皆獨斷而權始有所專臣謂此官不但宜多須擇廉畏謹者而用之至於居首一員欲去

剿滅之禍不得久居其位而恩威常在上矣　上曰
汝此言在汝身家爲美而忠君爲國何嘗爲體頓首
謝○林潤復上疏列嚴世蕃父子罪惡言其畜養亡
卒已踰二千招納叛逆更倍其數奸人細作出入京
城羅龍文招集汪直餘黨潛通日本牛信誘致胡虜
南北響應世蕃所坐奴罪非一　於是刑部尚書黃光昇
等具獄詞如潤所言交通倭虜潛謀叛逆顯有證據
得旨世蕃龍文即時處決嵩爲民黜其家得金三萬
二千九百兩銀二百萬五千兩
徐學謨曰世蕃一兒朋豎子耳即其罪狀宜作[illegible]

黨之條豈謂無可殺哉特爲誅叛非正法也闖林

澗逃撫江南時治事院中自目見世蒼索命豈所

坐不得其平猶能爲厲乎

鄒守益曰嵩自奉甚儉籍沒時携故衣以出向縣

官拱手曰還我一介書生去也臨死援筆書曰作

屋因募夫誣以聚兵将其日數千輩無影並無形

千古含冤事傷哉何辯明又大書云死後從人說

是非

張大復曰世蕃威福自任親戚故舊如歐陽必進吳鵬輩皆至大官而階故卿鄉里即親弟陟亦不肯爰引嵩之毒行於楊繼盛等忠諫之士階則加於嵩之門下耳所謂以威福還朝廷階實有焉又王世貞書面詆前輩惟階容之子弟或以為言階徐曰此人有筆茲事尤人所難

上不豫西內思成宮每有黑氣侵擾而披欄藻井上忽見木綿數團　上心疑之階疏慰解

夏四月內閣惟階一人屢疏請補　上欲付之廷推

階曰群臣才品無逊　聖鑒不如簡自宸衷使敢違
自上　上然之乃以吏禮尚書嚴訥李春芳爲大學
士入閣○郭朴尚書吏部○上惑於黑氣之擾諭輔
臣欲禪位裕王階奏曰　皇上爲百神之主妖何敢
干我　朝原無禪例前代亦非美談所不必言若攝
行政事與禪無異也

五月誅方士藍田玉胡大順初藍道行下獄死其徒
何廷玉藍田玉復幸於　上大順始亦近幸後事敗
斥去乃妄製藥物託田玉上之指爲仙箕批製　上
曰扶箕者何不來田玉遂詐傳密旨取大順至京

上以問輔臣階階極言水銀不可食詐傳密旨罪惡尤重若置不問羣小益無忌憚恐釀成大惡至於宮尊謂壬寅叛者有枉事在宮禁惟皇上察處之 上乃命收大順等論叛

秋七月四川盜蔡百貫以白社嘯聚所推遂統衆陷合州等七城○河決徐沛之飛雲橋東流逾漕入昭陽湖汎濫而東舟行水末十日而退則漕渠湮沒無迹矣上下凡百里時運艘過沛才三之二

九月鑿新渠先是盛應期督漕議鑿渠昭陽湖之左以避河患媢衆就鑿未半爲異議所阻而止至是漕

湮以吏侍郎朱衡出督漕衡躬自行河尋應期所開故迹視之以為運道之利無逾於此疏請鑿之自南陽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

冬十月戶部主事海瑞抗疏曰陛下初年剗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三代以後皆稱賢君　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竭民膏脂侈興土木法紀弛矣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薄於夫婦天下之人咸不直

陛下久矣修修齋修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工部極力經營戶部差求四出 陛下誤爲之諸臣誤順之無一人爲 陛下正言諫之甚也玄修所以求長生也 陛下師事仲文仲文則已死矣玄修之無益可知矣 陛下誠知無益翻然悔悟洗數十年道君之誤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耻明良喜起薫爲太和 陛下性分中自有真樂矣 上初覽之甚怒抵其章於地已復取之御案日再三讀之感動太息留中月餘會 上病痛悔下詔曰瑞詈主毀君不臣悖道錦衣衛擒送該司嚴究主使法司擬大辟

竟留中不下○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臣曰今人恨不新其
政猶可見也這書俱是朕今病久不如甲子前矣惟
傳輔稱第一討[illegible]等[illegible]言行之階奏曰瑞誠狂妄未
嘗一言及傳輔臣不敢聞命　上曰朕能御政豈受
此人詬詈也此不可並處當別計議耳階奏曰臣聞
主聖則臣直瑞戇不可並處惟　聖度容所難容
上曰朕謂不可並者以新君御此如忌二上别於南
京建一宫宇居朕豈講海瑞耶階曰此古今必無之
事臣等萬萬不敢聞命乃止
十一月嚴訥罷

丙寅　四十五年春正月虜寇宣府總兵任勇禦之○廣東總兵戚繼光條上平盜機宜畧言民間畏兵甚於畏賊諺云賊來梳汝兵來篦汝言無遺也廣兵有四鄉兵遇民則刼遇賊則奔募兵皆出烏合賊之間諜參半賊兵則以賊攻賊必我兵足恃而後可用狼兵去留絲巳所過擄掠慘不忍言今必用臣非用素練之兵不可　廣東養兵日給二分盡彼中常調狼兵以五百爲千無敢査點分行刼掠以給橐飧耳臣兵一名不虛秋毫無犯必處三年之食然後可一意用之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得賊首一級賞銀一兩非

所以待節制之兵也依臣紀律不計奇零不殺被擄
不蹈妄冒諸獘必如閩中事例酋首二十兩從賊五
兩則兵心感悅　賊初起易滅耳釀其頭角已成務
曩增衆乃屈體求賊以成招撫或賊巧布私賄以緊
撫議此有司因循之獘也及計難擒獲輕調鄉兵畢
之浪戰一戰而敗復求彌縫張招撫爲奇功稱譽諸
以擒拏及賊出刼如故又從而爲之辭甚者刼擄倉
吏只今縛獻幺麽塞責大憝反或論功此有司蒙蔽
之獘也或有實心聽撫者姦民乗其無備截殺官吏
畏庇賊之嫌置於不問更有兵將欺其聽撫復掩殺

之有招撫而無與刑是僞民爲賊耳有司視盜賊如驕子視良民如路人民間生業日荒正欽月急方諸盜賊苦樂懸殊刼以盜賊之威於是從賊者日多矣

古之爲將賞不踰時將士決死生於呼吸之間而候賞於兩月之外師出無功未必將兵者之責也

軍中之機宜貴速因敵轉化或撫而示勤或勦而示撫或致賊於麾下而與之共臥或僞[illegible]以餽遺而離其腹心或徉責有司之失不避嫌疑顧同事諸臣容臣便宜從事毋倡流言以報私怨庶能勇往成功者

二月承天大誌成 上覽之因欲南幸諭輔臣曰朕

病久不痊欲一覩承天拜顯陵取藥服氣此原受生
地也必奏功者諸王不必迎從臣免朝朕用卧輿以
行七月終還京矣徐階奏曰聖躬未復而欲南幸此
豈崇護之道且邊警將聞官兵未壯而六飛遠狩京
師空虛狡逆之謀倘或竊發　聖駕在外能無憂警
乃止
三月吏禮尚書郭朴高拱兼大學士入閣
夏四月壬戌朔日食○胡松尚書吏部高儀禮部○
參將湯克寬破賊吳平於海嶼
五月左都御史張永明奏復吏部司官赴院儀節將

吏部郎官習久自尊不赴院報名不詣院庭參而御貳考滿至吏部必詣四司門揖俱屬傳訛悉詳議改正

六月馬芳敗虜於宣府○湯克寬滅海寇林道乾

秋七月浙江西安礦徒作亂西安故有銅坑礦徒竊取市利有司知而封禁之姦民不悅嘯聚數千人大掠常山西安五縣攻衢州幾破之遊騎突入婺源掠其帑藏而去知縣李志學避匿得免以失城池論戍後以無城未減○諭內閣

皇祖大寶正德甲戌火失其其五令市玉盈尺者補之○戶部司務何以尚請

宵擁塲。 上怒其沽名杖之百尋出沈束於獄釋爲民。

九月新承天諸宮殿徐階言湖廣連被水旱一方力不能辦 上命工部協助。階云適問雷禮庫金幾何。禮言料價五十五萬實欠過半。已借戶部銀十八萬。會諸司見貯止八萬。不能助也。 上命姑修隆慶殿思二宮○漕河新渠成。初工未半爲雨所濡工不能施。群言紛起。謂移漕爲失計。衡力言新渠必所當開。 上從之。至是渠成○設廣東巡撫。初韓雍開府梧州節制兩廣。已割惠潮隸南贛。徵發益艱。言官建議

分設巡撫以李佑爲之廣西於隆慶三年亦分設焉

冬十月御史徐爌言兩淮鹽課爲鄢懋卿所壞增額百萬商民困苦命照舊額歲引七十萬五千徵銀六十萬兩從之○胡松卒　上欲用高燿代階曰吏部須清潔剛毅燿皆歉焉乃改博代松而以趙炳然代博○上諭階曰沐朝弼怙終不悛當預擇代者階曰雲南之人知有總兵不知有朝廷久矣世守已久亦難輕動往歲加巡撫以贊理之秩益欲分其權也而土官猛寅近奏軍務當歸總兵意甚可惡如得良撫臣默處得宜斯爲上策

問十月定曲阜知縣孔氏選二人送撫按覆試甚稱
十一月給事中胡應嘉劾大學士高拱拱疏辯 上
病未省拱自入直賛玄與階意頗相左時 上久不
愈拱以裕邸講臣恐其將見柄用故極力攻之應嘉
素暱階拱疑有所承讐釁愈深
十二月庚子 上疾甚還大內午時崩大學士階啓
裕上入主喪事次日頒遺詔明年正月上尊諡曰欽
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
世宗三月葬永陵
范守己曰臣於少師階處捧讀 諭劄及眾覺出

草云見所擬。 帝覽定有不稱數字者即全當亦必更易數字不符意則駁再擬更不稱譙讓隨之閣臣惴惴受成而已故張弛皆出獨斷至不可測度也

譚希思曰 肅皇博綜經史尤深於尚書孜孜以敬天恤民為務至於親禮儒臣藹若家人父子終不假借以威福群臣雖貴寵不敢以疑事嘗試勳戚近侍朝為腑臟暮受譴誅澤雨露而威風霆內外震懾善始令終真不世出之主也

臣重熙曰 世廟威權自出大禮大獄悉繇宸斷

群議屹不可搖而尤知人善任使張夏肯拔自廝僚用居輔弼即工藝末流如徐杲輩登之九列不以為嫌而使貪使詐如張璁趙文華輩亦令收南北之功至失事者必誅令人念之凜凜若乃左道邀寵可學隆禧輩即予贈卹終不褒美一字談相襲佩一犯立誅雖玄修深拱事必經畫中涓外戚未聞一言干政以故倭虜交訌水旱頻仍而海內晏然非無以也

嘉靖注畧卷之五終